

印度女子詩選

庫文子女

書叢學文子女

選詩子女度印

MARGARET MACNICOL 著

女子書店印行

女 子 文 庫

女 子 文 學 叢 書

印 度 女 子 詩 選

MARGARET MACNICOL 著

辜 懷 譯

女 子 書 店 印 行

1 9 3 4

目 錄

譯
導
詩

序
言
選

1. 吠陀時代

揭莎

一首

2. 早期佛教時代

跋悉提

一首

鄔畢黎

一首

蘇摩那

一首

拔達奢羅

一首

莎摩

一首

僧伽

一首

末達	一首
蘇曼揭羅之母	一首
末提迦	一首
3. 中世紀	
失考	
阿跋依(年代失考)	四首
安陀爾(年代失考)	七首
十二世紀	
摩訶底毗迦	一首
十三世紀	
蘇丹拉濟耶·卑監	一首
末伽達·跋依	八首
十四世紀	
荼迦之妻	一首
剛葛底毗	二首
悉·羅(年代失考)	一首
毗迦達尼怛波(年代失考)	一首
羅爾·底德	十首
十五世紀	
耆那·跋依	四首
羅密	一首

密羅・跋依	八首
十六世紀	
摩陀畢	一首
盧拔摩提	一首
十七世紀	
卜黎衍波陀	一首
波希那・跋依	一首
奴機汗后	三首
切本尼莎公主	三首
切那通尼莎公主	一首
悉龍葛藍摩	一首
洪喃摩	一首
十八世紀	
塞伽・朗黎辛	一首
莎訶郁・跋依	三首
陀耶・跋依	二首
揭毗黎・跋依	一首
阿難陀摩依	一首
希靈	一首
那伐・波胡・卑監	一首
底跋黎・跋依	一首

4. 現代

十九世紀

古提堪那·恒迦	一首
孟俱摩利	一首
阿露·哆	一首
陀露·哆	四首
般迦耆尼·婆莎	二首
婆訶·卑監	一首

二十世紀

愛倫·戈蕾	一首
海曼達波羅·哆	一首
迦甯尼·羅依	三首
莎羅耆尼·娜依杜	二首
毗黎衍婆陀·底毗	三首
悉利·莎羅伐諦·底毗	一首
莎羅遮婆羅·勝	二首
尼慮鉢摩·底毗	三首
陀倫多羅婆羅·辛	一首
羅什密·跋依·諦羅迦	一首

附 錄

1. 原書分類編製存目
2. 各種語言中之作家及其作品目
3. 各種語言中之譯者及其所譯詩目

導 言

麥克涅珂爾

我們現在立在印度古國的新世界的面前，我們對於這國度的新異的發展將要如何，一定要發出許多問題的。這些問題當中，有隨着現代趨勢而來的一個，便是印度的婦女，在這新世界裏，她們的地位，究竟如何呢？即使我們單憑猜度來作一回答，則對於她們的過去的地位如何，過去的歷史怎樣地範就她們的心靈，多少要加一點研究，這一篇小小的東西，便是希望能藉以多少表示一點印度婦女在歷史上的各時代的狀況，顯露出什麼事充滿在她們的心懷，什麼是她們最深的期望，以及什麼是她們的最要緊的日常生活。為便利起見，我們把印度歷史上不甚清晰的年代，粗略地分成幾期，每一期中，用一種能影響當世的詩歌的精神的運動，或

勢力示其特質。

(一)說起來在朦昧的遠古，梨俱吠陀才誕生的時代，這偉大的文學的創造，婦女便有分了。從幾首傳說是屬於她們的作品裏，可以看出，主要的材料是對於神的賚賜的祈求。在這些詩裏，像後代詩中所主要描寫的輪迴的苦厄，以及超脫的祈求等，還連暗示也沒有。這些女詩人創作祭禱的詩篇的動機，是希求不要被丈夫遺棄，不要終生不嫁，不要嫁給怨耦。在傳說是屬於女詩人的許多詩篇裏，詩選中只選了一首。和別的梨俱吠陀中的詩篇一樣，也只憑傳說相信這首詩是果莎做的。她是迦悉梵(Kakshivan)王的女兒，而國王自身也是一個利悉(Tishi)就是先知或詩人的意思。實在呢，他是一個迷利悉，他是梨俱吠陀第一冊下部(第五一首至一九一首)，九組詩篇中的一位作者，他的一組是一一六首至一二六首。果莎(Ghosha)是印度的由著名學者的父親教訓出學者的愛女的一個最先的榜樣，這樣的事，在以後是常存的。

(二)梨俱吠陀集成以後的幾世紀，古代的宗教，已由婆羅門教師發展成爲廣大的祭獻制度，這些都留影在三摩吠陀，耶俱吠陀以及婆羅門書中。於是大概是紀元七世紀中，就有一種不滿於這外表的祭司儀式的精神興起，同時更有一種覺醒的精神急切的搜求宇宙，苦痛，罪惡等一切真理以

及人類的最深切的宗教需要。在這研究的時代中最初發生的學說是輪迴與羯磨(業報)；隨後就是究理運動，從這運動中創出阿陀門 (Atoman) 的哲學以及游行的苦行者的僧派。再從他們完成了極偉大的著作優般尼塞(UPamishade)。在這時代的激動中，再有許多別的苦行的教師，各有其自己的學說和信從的僧徒。這許多教師中間，最偉大的一個，就是佛陀。他的學說，因他的信徒的傳播就成了現在還爲人所共知的佛教。佛陀的學說，也和當時的其他學說一樣，爲的是超脫了輪迴和業報，而所用的方法，則以苦行的生活爲最大要壽。

早期佛教所產生的多量的各種文學作品，裏面蘊着無數的雅馴的詩歌，表白着佛教信徒所具的最高的目的與知識；在許多總集中間，有一集詩歌，相傳是早期的諸尼做的，集名叫做底利揭陀 (Theregatha) 這部總集已經由台維斯夫人譯成英文，題名尼僧詩集，承她的允許這裏引了九篇。因爲篇幅的限制，要選出適合的代表以現出這派的思想，是事實上辦不到的，但就從這選出的詩中看，也自表現出一種從人類的深心中發出來的呼喚的特性。她們是這樣的女人，她們離開了世界，離開了一切的世情，離開了歡欣和憂抑，而度一種尼僧的生活。她們究竟抱的是什麼動機呢？上面說過，她們所求的是解脫，但是所要解脫的束縛，却未必

人人完全一樣。其中有幾個女詩人所發出的呼聲，帶着絕似近代的色采（有幾分像近日女性主義所具的精神）。她們欣幸有自我表現的機會，逃避厭煩的家庭日常生活的束縛，而得到各自發展個性的愉快。在這一點上，她們和以後的那些希望完全消去各人的個性的女詩人們，全然異樣。我們讀了這些詩後，大概不妨說，內中所蓄是對於心境的平衡的希求以及對於（顛倒人生的）生活的不安和煩惱的憎惡。正如渥茲華斯所說：

感到無常的願望的沉重

渴想永遠不動的止息。

她們一得了休息，她們就愉快了。這種優美的性質，令西方人感動。她們的鵠的似乎就是內心一致的平靜，無論生死輪迴永遠不改。使這些古代的尼僧出家的動機，是要解脫拘束的環境，是要解脫無量的魔障，是要解脫一切的無常；至於像西方所能了解的要免除罪惡，却沒有一點暗示。靜這個字，是最常用於形容她們所造詣的境界的，在那裏，欲望的火燃是熄了，那時的情形正像她們所希望攀登的高山上的不波的止水。

（三）有幾個女子，她們在古典梵文文學的莊嚴的廟宇內，建立自己的龕位。在這一集裏最有意思的一位女作家是干揭陀毗（Gangādevi），她是毗遮耶那揚（Vijāyanaḡar）王

國的王子堪婆那 (KamPana) 的妃子。

(四) 整個的中世期裏的最好的宗教，幾乎是全屬於所謂婆諦 (Bhati) 學派的。婆諦一字的意義是說愛好，但用於宗教方面，最好還是翻爲虔修，這意義包含信徒對於他們所信仰的神佛的一切原感。一部書中是包括有信仰的意義的，但就真確說則和愛更加相似。這於各人對於神佛的觀念有關。這一集裏，所選的表示這種態度的詩歌，有梵文，摩羅提文，喀什彌爾文，揭遮羅諦文，興底文，坦密耳文，馬來亞文多種，所以大略可以代表印度全部。婆諦派的感情及哲學方面的形態，有時變動得很利害。在某種的神龕及彫像上，他們所表示出的愛的熱情，和「一大空隙」那種觀念，完全相反。總之，對於文學中所表現的沉靜的婆諦，以及在瞿拘爾 (Gokal) 跋林達畔 (Brindafan) 集合於克利希那身上 (Krishna) 的各種感情，兩者之間，要加以區別，從廣義上講，並不是難事。

毗多爾 (Vithal) 或 毘多跋 (Vithoba) 這位番陀普 (PandarPur) 的神，這位受着未克達。跋依 (Mvhta Bai) 遮那跋依 (Jana Bai) 以及許多其他用摩羅提文著作的女詩人的崇拜與祈禱的神實在就是克利希那；但她們的婆諦却是沉靜的型式，和密羅跋依 (Mira Bai) 等許多人所代表的北方派的歡欣熱烈很有不同。

還有一位女詩人我們也可以歸到這一派來，就是喀什米爾的羅底得 (Lal Ded)。她是個莎毗諦瑜珈 (Saivite yogini)但那時莎葉得阿里哈目達尼 (Hamodani) 改變喀什米爾為回教，她也許受了點他的影響。她的詩中，並不對於某一位神或偶像致其專誠，也沒有像密路，遮那，安達爾 (Andal) 所具的熱忱，但到底表示着追求上帝，那是和在婆諦派所能看到的一樣的。

在哲學一方面說，婆諦派也是求解脫的，關於這宇宙精神的合一的解脫，崇拜的對象和崇拜者是合一的。這種解脫，有時是屬於智識的有時又屬於精神。他們所想超脫的是生死輪迴，果因束縛，——這與基督教所想求的免罪是不同的。在感情一方面說，這卻有時和基督教相近，有時却可很遠。在相同一方面，是追求能夠聽聞的上帝，追求能夠援助的朋友，追求能夠平恕的恩主；還有，在各種情調方面，也很相似，如心靈交感的深切，疑難和黑暗的各期，在向鵠的之路的容狹中求解放等等都是。而大不同的，却是對於象徵的濫用官感。基督教的讀者一定要驚奇這些印度詩人所發的感情，何以和舊約中詩篇的作者所具的那樣相似。讀久了，簡直覺到詩篇中詩句，許正是摩羅提的詩的自由翻譯。

(五)看到了赤恩涅沙 (ZebunNissa) 的詩，我們可以察出宮庭內的人間的愛和婆諦派詩人的宗教感情這兩者

之間的線索。她常說她是一個蘇非 (Sufi) 是一個深信宗教的女人，她並不是沒有和密羅。跋依相同的虔誠。她就是諦文依。瑪克非 (Diwani Makhfi) 的作者 (叟加先生 [Sirkar] 不承認赤 (Feb) 是寫這本書的。) 從這本書的韋士德勃洛克夫人的譯本中看，這裏面所含有的對於所愛教的神聖的熱忱和我們在遮那跋依詩中所看到的對於幡陀普的神的崇拜，完全是另一形式。

上面所論及的女詩人們，大都是屬於宗教感情方面的。在這些外面我們要來論一種完全異樣的形式詩歌，這類詩歌，因莫臥兒朝之提倡而特別發展，詩歌的作者是王子或朝臣，詩歌的體裁，是人間的純潔的戀愛。在這一派裏，我們也可以看到能佔重要地位的女作家。有幾個女詩人是用波斯文寫詩的，因為這是宮庭的用語。在這一集裏選了三個人，二個是皇后，一個是公主。這些宮庭內的詩人，她們和安提派中的一部人還是同集，然而她們的藝術，完全屬於別一個世界。這集內還選有少數的迦那盧悉文的詩歌，那是受了宮庭的影響而作的，也是描寫人間的情味。

(六) 從一七〇七年奧蘭賽 (Aurangzib) 死後，莫臥兒帝國衰頹到不列顛傳入西方勢力的近代中間，詩歌仍屬於上兩派的勢力。各處有宮庭派的文學，各處也有歌唱宗教感情的婆諦派的詩人與女詩人。

十八世紀裏，印度遍地是戰爭和飢荒。莫臥兒帝國，急速衰頹，朝廷荒暴；所提倡的詩歌漸限於墮落。牠們的形式能愈過豔麗工整，而清純遠遜了。屬於伽藍陀悉 (Chran Dosis) 宗派的陀耶跋依 (Daya Bai) 莎訶閣跋依 (Sahajo Bai) 可以舉做這時具有宗教熱情的女詩人的代表。回教的一神教的思想，這時已給了印度北方幾宗派很深的影響，伽毘 (Kabir) 和伽藍陀悉 都是。這時婆提派詩人不僅對於神聖表示讚揚而在他們的拘盧 (Auru) 內尋得了一個中心，這是很可注意的。

(七)從大體上說十八世紀是詩歌最荒蕪的時期；所以我跳過了講近代。我們劃分這時代，是根據印度的對於西方的侵逼（不論善惡）的覺醒而定。日期從一八〇〇年算起，自然西方的和印度接觸，要遠比這年要早，是知道的。但總要到英人不僅拿印度當投機者的逐獵場而做帝國的夢以及教會得到在印度自由傳教的時候，歐州對印度發展的關係，才真正開始。

要敘述概況怎樣是常會錯的，尤其在廣闊而繁複像印度的這樣的國家要敘述她的無論那一部分的文學概況尤其要難；但留心看下面所述的印度近代文學的各特點，這些許都是對的：

(甲) 散文應用之竭力推行——在幾處方言中有底

(De)君所稱的「散文各式」的創造，頗合於教育，科學及新聞之用。

(乙) 用作詩之題材的範圍推廣。

(丙) 對於自然的親切的真確的描寫。

(丁) 浪漫的色采——這指着情詩，不屬於宗教的象徵，也不屬於妓女的稱揚，也不屬於結婚後的愛情的讚美。

(巳) 拿對於人類的服務和宗教的信仰同樣看待。

這些特質有多少成分是由於和西方接觸呢？底君在他的那本大著裏面指出在近代彭加利文學之花沒有開放以前所做的開墾工作是一些甚麼。在開墾的工作裏官吏和教會中的學者，在其中很化了些力量。在方言的著作裏，很少是可以稱得起文學的，但他們努力作方言的研究，發現他們古代的文學，用方言作文學的工具，這樣使後來的人可以用方言作文作詩。英國文學的研究，也對於散文的發展很有助力，開闢出了較簡單的形式。西方人是很驚異印度古代詩歌的題材的有限的。這樣那樣，都是宗教；而到了近代，則範圍開闢了好多，更其似西方人所表現的了。

至於上面所說的第三特質，這可以拿了和古代詩歌中所描寫的自然相比，古代的詩歌中是老是用同樣的比擬格的某種鳥，某種花，附上了一定的神話性質，一次一次的再現。外國人絕不覺得英詩中的玫瑰有印度詩中的荷花用得